

不宣而戰的教訓 (續完)

奧宮正武原著
趙長明摘譯

——日本軍人筆下的侵華戰爭

汪偽卿雲歌中儲券

在日本陸海軍中有許多「中國通」，他們都是在二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間替中國軍閥們擔任軍事顧問者。(譯者按：本莊繁係張作霖之軍事

顧問，岡村寧次則係孫傳芳之軍事顧問，其後，本莊繁曾任關東軍司令官，岡村則先後擔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及駐華派遣軍司令官，俱為侵華之首腦人物)。中國的軍閥們，大多是腐敗的「政治將軍」，他們並不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。日本的「中國通」們也都相信：中國人在

傳統上都是個人主義者，中國人可能寧願要共產主義的任何代用品，中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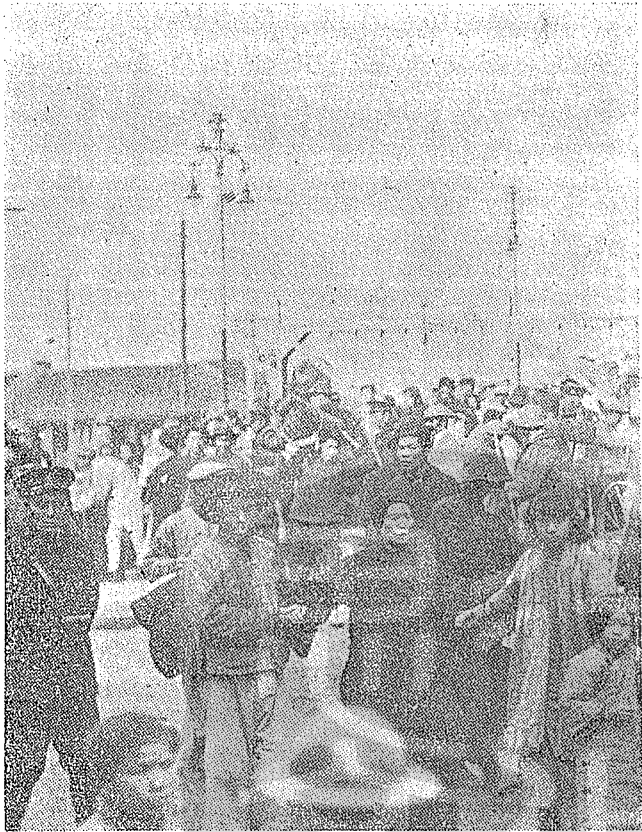
共產黨的活動，後來被證實是由史大林的共產國際所指揮的。

因此，日軍在華作戰，乃是針對腐敗的中國軍閥和共匪展開「腐敗的警察行動」，而非以中國人民為敵。(譯者按：日本軍閥為脫卸其侵略罪責，輒以此為藉口

，事實上，日本軍閥處處皆以我國民政府為對手，對其軍民則以「膺懲支那」為藉口。)可是，而後的發展顯示：日本的行動結果引起中國最大的仇視，並促成中共的坐大。(譯者按：此乃作者的真實招供，倘無日本軍閥挑起戰端，國軍早將偏處陝北一隅的共匪殲滅，何至有今日之禍患?)

日本大本營的鷹派首領之一是武藤章大佐——係石原少將的幕僚——他在二九四八年被列為甲級戰犯而遭處決。在臨刑前，武藤告訴他的朋友說：「當我皇軍在華作戰的時候，我當時頗為相信：我們是打共產黨和腐敗的中國軍閥。我最大的錯誤，就是我没有了解：我們不知不覺地重振了中國的民族主義……。」(譯者按：武藤章係與東條、土肥原、廣田、板垣、松井等甲級戰犯同處絞刑者，武藤死有餘辜，然其臨刑前說出他的真心話，使我們知道日本軍閥唯恐中國人恢復了民族主義，唯恐中國人團結，唯恐中國從此復興強盛。)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日本陸軍當局，成功地說服了王克敏到北平組織一個反共政權，王克敏是一位反共的「政治家」，因與蔣委員長政見不合而流亡香港者。日本與該政權簽訂了一項條約，日軍應王克敏的要求，繼續留駐華北，維持該區



不宣而戰造成的顛沛流離之難民羣

域的秩序，以防共匪和國民黨游擊隊的滲透。(譯者按：漢奸王克敏的傀儡政權，即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，懸掛民國初年使用的五色旗，使用「聯銀券」，與南京汪精衛的「國民政府」分庭抗禮，王克敏和另一漢奸王揖唐爭奪「委員長」的位置，彼此勾心鬥角。日本軍閥利用王克敏組織



民國廿七年日軍砲兵部隊在上海郊區拖砲前進

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，乃是繼「冀東自治政府」之後，又一次遂行其分割中國之目的。又，日軍盤踞華北，又何需王克敏之要求？」

一九三八年，重慶政府的一位主要閣員——汪精衛，自動逃出重慶，潛赴日本尋求政治庇護。汪精衛終於建立了他自己的臨時政府，並於一九四〇年將其政府遷往南京。汪精衛也和

日本簽訂了條約，其性質和在北平簽訂者相似。(譯者按：汪精衛通謀敵國，發表艷電，背叛祖國，成爲頭號漢奸。偽政府成立之初，亦懸掛五色旗，唱「卿雲歌」，其後對國旗、國歌、國民政府名稱全部僭用，幣制則爲「中儲券」。)

日本部隊於是乎就合法地成爲中國南北兩個政府的盟軍了。當然，蔣委員長和他的朋友們並未同意。(譯者按：日軍當然是漢奸的「盟軍」，除漢奸外，所有中國人都不會同意此種說法的。)

日本儘可能對中國南北二「政府」和中國人民提供援助和協助。後來，指控日本人剝削中國人也是事實；因爲在太平洋戰爭期間，日本船舶損失慘重，以致阻礙日本將援助物資運至中國。(譯者按：抗戰期間，日本對淪陷區並無任何援助，相反的，傾銷日貨則有之，擅自開礦則有之，搜刮糧食則有之，爲了搜刮糧食供應日軍，幾使偽財政部長周佛海垮台。譯者親見日人擅自開採江蘇海州錦屏山之磷礦，由火車運至連雲港，再由日輪運往日本。)

一直到一九四二年，當日本進行總體戰的時候，日本仍未向中國宣戰。在石原辭職之後，日本仍不斷與重慶方面謀和。甚至在近衛文麿首相於一九四〇年發表「不理蔣氏」的一項聲明之後，祕密和談一次又一次地進行着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時爲止。

日本拚命尋求一次機會，以期獲得在華光榮停戰。或許日本之所以未能與重慶方面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的主要原因，乃是日本被「大和魂」深深掩蔽所致。日本自有史以來，從未戰敗，日本的和平提案，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場所提出的。(譯者按：日本軍閥狂妄自大，侵略成性，根本無和平誠意，處處以征服者姿態出現，況抗戰一經展開，我國即抱定不惜犧牲之決心與敵周旋，絕無中途妥協之可能，我國堅持到底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。譯者記得民國卅五年初，國軍部隊九十八軍——軍長係段茂霖，該部隊後整編爲五十七師，開赴江蘇海州受降，軍部設於新浦鎮，受降之日，海州駐屯軍司令官武藤驥車赴軍部，向段軍長行禮後，解下佩刀呈獻段軍長，受降儀式即告完成，但在南廣場又舉行一次別開生面的象徵性武裝解除，國軍和日軍各派士兵一班，日兵全副武裝，一聲令下，日兵即以正步走向國軍士兵面前，立定後，依口令將步槍、掛有刺刀及彈盒之皮帶交付國軍士兵，一聲「向後轉」，日兵個個淚流滿面，昔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日本「皇軍」，放下武器之餘，竟然傷心落淚，事後有人問日兵爲何如此，日兵慨然相告：「二千年來未曾戰敗，如今亡國了，沒法子！」)

日本反對升高戰爭

可是，有一次無污點紀錄的一個國家，易陷於過度自信，並易於相信其本身的「官方實話」而不相信真正的實話。

我以一名日本海軍飛行員的身份，參加中日戰爭。當時肩負在華空中作戰主要重擔的日本海軍航空隊，與日本陸軍航空隊比較起來，確實功高，但海陸兩航空隊所受的損失則與戰功成正比。

日本海軍軍官們，在接受嚴格的標準海軍作戰——諸如攻擊主力艦——訓練之後，每天被派出任務，竟是攻擊敵人的小陣地、橋樑或火車車輛而已。他們清點機員的傷亡和飛機的損失之餘，開始想知道：是否可以放聰明一點來保存人員和飛機，而不貿然出動攻擊此類目標，以免慘遭擊落。

但是，在華作戰的日本陸軍，開始要求更多更多的日本海軍飛機來擔任任務，而且所負任務有逐漸增加之勢。日本海軍飛行員們，當時分成兩派——一派對日本陸軍所指派的任務馬虎了事，另一派則對每一次指派的任務都是全力以赴，因此，後者常常付出很大的代價。

在中日戰爭期間，那些馬虎了事且「保全實力」的日本海軍飛行員們，成爲他們自己長期積習的受害者。當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，馬虎了事的那班人，已經忘記如何拚命苦幹了。當這班人被指派出「够格的任務」時，他們的表現常常證明他們本身是不够格的。他們在俯衝和炸射方

面的工夫都很差勁。另一派，對付海洋上移動的目標却幹得相當出色。但如此優秀飛行員的人數急速減少。（譯者按：絕大多數在中途島、珊瑚海以及所羅門海等海戰中陣亡。）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政府，其極權傾向方興未艾，不准公然批評。在日軍高級司令部（譯者按：當係指日本軍部。）或日本政府中，倘有任何意見不合情事，祇要將之列爲「極機密」，就可以將事情壓下去。

被徵召入伍的日本役男，祇知道是爲東亞的和平及自由而戰。役男們受着斯巴達式紀律的約束，在任何情況下，是不准許發出他們的懷疑論或不滿的。（譯者按：日本勵行軍國主義垂七十年，「皇軍」乃該主義之骨幹，尤以三十年代，日本少壯軍人氣焰萬丈，根本不准日本朝野有所批評。又，日軍營規極嚴，「不發怨言」爲其中一條，士兵無人敢公然表示不滿，平時已養成絕對服從之習性，故易受日本軍閥之欺騙而甘心賣命。）在華作戰的日軍，不幸將他們內外夾攻的積憤發洩在中國老百姓的身上，那些中國人都是對外國侵略者表示不友善和有所批評者。（譯者按：日軍在淪陷區既以戰勝者自居，則毆辱中國人以達出氣或取樂目的之事例屢見不鮮，尤以城門口、火車站以及輪船碼頭等處最多，輕則耳光，重則槍托皮鞋，甚至摺摔，遭受毆辱者，唯自認晦氣而已。）

我的私人朋友——有末精三中將，中日戰爭期間，他是「駐華北派遣軍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，後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，他在參謀本部主持情報工作，他說過這樣的一番話：「在一八九四至

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和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期間，日本陸軍的士氣和紀律都是無懈可擊的。由於戰俘們受到的待遇太好，以致有許多戰俘表示願意永遠居留於日本。聽起來或許很奇怪，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，我從未接到過有關日軍行爲不檢和品行不良的報告。在戰後，當那些不幸的故事（譯者按：指日軍暴行。）被同盟國公諸於世的時候，所以我大感震驚。我勉強對一切「官方實話」姑妄聽之，姑妄信之。但我無法加以反駁。」（譯者按：有末精三這一段供述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，顯有文過飾非之嫌，日本軍閥所謂的「南京大虐殺」，姦淫燒殺種種暴行令人髮指，日軍攝有暴行照片和影片，俱爲鐵證。又，日本報紙當年以「百人斬決競爭之兩將校」爲標題，讚揚殺人比賽兩少尉向井及野田之「勇壯」，該二慘無人道之殺人兇手後經我國判處死刑，當年誇大「戰功」的日本報紙，竟成了他們的罪證。）

人是易於發生錯誤的。在一次不宣而戰的戰爭中，經常有誤認目標而妄加攻擊情事。在中日戰爭期間，日軍曾誤攻美國和英國的艦隊。（譯者按：係指日軍進攻南京時，日本海軍飛機炸沉美艦「巴奈」號和美孚公司的油輪三艘，時間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分，地點是在馬當江面。本文作者與宮正武，當時是參與轟炸的四名中隊長之一，與宮負責鑑定目標，故說他是禍首亦不爲過，因此他受到日本海相米內光政大將的書面申斥。美國向日本提嚴重抗議，結果日本惺惺作態道歉賠償了事。與宮炸沉美艦船

後，於返防途中將剩餘炸彈向英艦「甲蟲」號和「蟋蟀」號投下，但未命中。據「巴奈」號生還人員證實：日機攻擊該艦，顯屬故意。由此可知，日本海軍早就想和美國海軍較量一番了。）

戰爭期間，日本政府自始至終一再重申其反對升高戰爭之決心，但却仍答應前線各司令官的請求，加派增援部隊，均係以零星方式派遣。（譯者按：完全與事實不符，日本動員達七百萬人之多，日本軍閥唯恐戰爭不升高。）

不宣而戰和解困難

空中優勢和海上優勢，早就被公認是勝利的關鍵。中日戰爭期間，在華日軍也具有類似的海空優勢，但亦未能消滅中國軍隊。（譯者按：日本軍閥憑藉其海空優勢，對我各大都市及交通要地濫施轟炸，我空軍健兒奮不顧身，與來犯之敵死纏硬拚，處處截擊，頗有斬獲，諸如八一四空戰之役、漢口空戰之役，我空軍戰果輝煌，至抗戰後期，我空軍充分掌握制空權，敵機龜縮不敢應戰，日本「荒鷲」終非我「神鷹」對手。）

在中日戰爭期間，日本海軍封鎖了中國整個沿海地區，但對於非中國籍的船舶，雖明知其裝運補給品供應重慶方面，日本海軍却不能動手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日本並未向中國宣戰。在日本尚未實際擷取中國全部港口以前，許多國家的船舶，都可以自由地駛入中國港口，卸下資敵的武器和物資。

日本飛機轟炸重慶，但並未切斷中國陸路補

給線。

在一次宣戰的戰爭中，敵人的實力和潛力是受到限制的，但在一次未經宣戰的戰爭中，情形就兩樣了。換言之，日軍在中日戰爭中的對手是中國國軍和共匪，以及半個世界。

再者，在一次未經宣戰的戰爭中，經常有潛在的額外敵人。殺掉一名敵兵，就可能造成兩個新的敵兵。

但是，在中日戰爭中，日軍也認爲他們是在打共產主義和腐敗的中國軍閥。然而，事實上，日軍却是在和整個中國敵對，並爲積壓的敵愾心安排了一個出口。

在中日戰爭期間，日軍自始至終從未在任何一次大會戰中打過敗仗，並擊破在人數上有壓倒性優勢的敵人而向前推進。不可避免的現象，乃是日軍所固守的主要戰略據點，被游擊隊的人海所包圍而成爲孤立的「陸上孤島」。（譯者按：台兒莊戰鬥，國軍殲滅磯谷、板垣兩師團三萬餘人，造成空前大捷。桂南會戰，國軍克復崑崙，作者謂日軍戰無不勝，未免言過其實。譯者於民國卅三年冬赴隴海線上之砲車鎮小住，砲車火車站有日軍駐守，然砲車鎮內却是中央軍駐守，據駐軍表示：日軍和僞軍不來侵犯，倒是那可惡的八路軍不時前來騷擾。由此可見，日軍在淪陷區僅佔領了點和線，却無法佔領廣大的面。）

當日軍進行對華戰爭時，他們缺乏這種在外國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經驗。中國人在外國統治下生活了許多年，要日本人去充分了解中國人的感受和願望，乃是極端困難甚至近乎不可能的事。

（譯者按：作者可能意指蒙古人和滿洲人入主中原一事，由此段看來，日人雖曾亡國仍有優越感，仍有輕視我中華民族之心。譯者親見投降後之日軍和日僑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昔日意氣飛揚之神態變成了愁眉苦臉，見到像樣的中國人則行九十度的鞠躬禮，一副搖尾乞憐之相。不知作者爲何不肯寫出日本人在盟軍統治下的心情和感受。）

儘管日本人給予亞洲人權力、金錢、食物以及他項援助，然而日本人却未能贏得亞洲人的心，關鍵在於日本人未以平等對待他們。（譯者按：抗戰期間，日軍在淪陷區，雖標榜「中日親善」，然根本無實際的親善可言。僞軍、僞警向日本軍官敬禮時，日本軍官視而不見聽而不聞，昂然而過，從不答禮，甚至不屑一顧，僞軍和僞警也真不是人幹的！日人又想出了一種「厚生列車」的花樣，一列火車商店滿載日貨，小自糖菓、文具，大至縫紉機、腳踏車，樣樣俱全，價格便宜，每至一站，停留數天，並有雜耍團在火車站前廣場表演以廣招徠，日人此舉旨在大量傾銷日貨，不過以「厚生」爲名而已。）

一次不宣而戰的戰爭，其最糟糕的事情，乃是戰爭拖得越久，進行爲期達成一項光榮和解的工作也就越困難。（譯者按：抗戰期間，我國以空間換取時間，致使日本軍閥「速戰速決」和「以戰養戰」的迷夢一一幻滅，八年苦戰，終於拖垮日本軍閥，贏得最後勝利。）

（摘譯自美國海軍學術月刊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）